

## 原住民和移住民：

### 伊沙·卡馬里小說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追尋\*

魏月萍\*\*

摘要：伊沙·卡馬里 (Isa Kamari) 是新加坡著名馬來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 *Rawa--Tragedi Pulau Batu Puteh* 於 2016 年由陳妙華譯成中文，名為《刺哇——白礁島悲劇》。小說以新加坡原住民為主題，一般被描述為一部記憶之書。然而，若聯結至小說家另一部早期中篇小說 *Satu bumi* 《一片熱土》(亦由陳妙華於 1999 年譯出)，實可追溯小說家一以貫之的創作關懷。兩部小說緊扣新加坡的反殖史與現代史，探討少數族群的身份認同，無論是《刺哇——白礁島悲劇》中的主角——被喻為海上原住民的實里達人 (Orang seletar, 馬來語)，抑或《一片熱土》裡「成為馬來人」的華裔穆斯林，皆說明有關馬來人族裔身份的認定與文化認同，不斷受到歷史變遷、政治變動與族群邊界的重構與繪製的影響。本文通過兩部中文翻譯小說——《一片熱土》與《刺哇——白礁島悲劇》，試圖勾勒出新加坡馬來小說家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的追尋途徑，探討小說如何思索有關「原住民」(the native)、  
「移住民」(the settler) 的辯證關係，追問島嶼歷史的族群正義與人

---

\* 收件日期：2019/05/30；修改日期：2019/08/20；接受日期：2019/08/30

本文獲得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精闢的修改意見，不但指出本文可深化及拓展之處、論述調整以讓結構更加明朗等，本人獲益良多，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 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副教授

道主義。與此同時，藉由伊沙·卡馬里小說中虛實交錯的拷問，亦可窺探在後殖民情境下，新加坡少數族群的身份認同、歷史文化與族群的生存際遇。

**關鍵詞：**伊沙·卡馬里 (Isa Kamari)、實里達人、反殖歷史、馬來人、公民身份

## **The Native and The Settler : Searching for the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Isa Kamari' s Novel\***

Ngoi Guat Peng\*\*

**Abstract:** Isa Kamari is a famous Malay novelist in Singapore. His novel *Rawa*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Chen Miaohua in 2016. *Rawa* is based on the story of Singapore indigenous and is generally described as a book of memory. However, if we link the story of *Rawa* to Isa Kamari's earlier novel titled *One Earth* (also translated by Chen Miaohua in 1999), obviously we can trace his continuous concern in his creative writing. The two novels closely related to Singapore's anti-colonial history and modern history, which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of minority groups--the Seletar people who is known as the aboriginal of the sea or the Chinese Muslims who became "Malays". In recent days, their identities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and also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boundar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raw out the concern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identity of Singaporean Malay novelist through his Malay translated novels. Try to explore abou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ve and the settler in Singapore modern history, questioning about the issue of ethnic

---

\* Received: May 30,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0, 2019;

Accepted: August 30, 2019

\*\* Associate Professor,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justice. Moreover, searching for the identity,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 post-colonial context.

**Keywords:** Isa Kamari, Seletar people, Anti-colonial history, Malay, Citizen Identity

## 一、從難題出發

論及新加坡當代馬來小說，無法不碰觸新加坡馬來人的困境。換言之，從文學實踐角度而言，新加坡馬來小說的現實指涉，往往攸關新加坡馬來人的少數族群身份以及馬來社群「邊緣化」的思考。通過小說的敘事，可以窺探歷史的曲折與繁複的演變，這當中有關反殖的歷史記憶和族群的創傷與角力等，使小說成為重要的歷史與記憶銘刻，如王德威提及：「『從文學看歷史』並不意味文學只是歷史的視窗或鏡像。恰恰相反，我要說文學是欲望、形塑、詮釋乃至解構歷史的動力」<sup>1</sup>。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研究系的阿札哈·依不拉欣（Azhar Ibrahim）在論及文學敘事與歷史詮釋競爭問題時，亦曾援引非洲肯尼亞作家恩古齊·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的看法：「文學敘事能在一個各種議題被禁止討論的國家裡，創造出讓人們可以辯論的情境。而敘事的出現與其所代表的發聲，實際上打破了沉默的模式」<sup>2</sup>，小說家在自覺或不自覺間，通過小說的歷史想像、情感與行動來影響讀者。因此叩問處在高度國際化與城市化的新加坡社會，馬來小說家如何通過小說來思考馬來人的族群命運、反殖的歷史記憶，以及與身份、國家、語言等關聯的「認同」與「承認」，無疑值得關注與探索。

但關鍵是，究竟什麼是當代新加坡馬來人的困境？加上「當代」二字，旨在區隔 1940 至 1960 年代馬來亞時期的新加坡、1963 年與馬來半島、砂拉越和沙巴合併的馬來西亞，以及 1965 年退出馬來西

---

<sup>1</sup> 王德威編選：〈序〉，《從文學看歷史》（臺灣：麥田，2008 年），頁 5。

<sup>2</sup> Azhar Ibrahi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to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Petaling Jaya: SIRD, 2017, p.16.

亞、建國後的新加坡。在這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新加坡馬來人的政治與文學文化處境大不相同。追溯歷史，可知處於馬來亞時期的新加坡，在諸多方面都居於中心地位，其中包括馬來文學和馬來電影的生產，在 60 年代曾有過輝煌的時光。自新加坡在 1965 年退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以後，馬來文學的發展便逐步黯淡。究竟馬來文學的消退是鑒於文學社群的萎縮、寫作題材愈見匱乏，抑或和馬來人在新加坡的族群際遇、馬來語言與馬來社會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

2015 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學者胡先·穆達立（Hussin Mutalib）在其著作 *Melayu Singapura: Sebagai Kaum Minoriti dan Muslim Dalam Sebuah Negeri Global*（《新加坡馬來人：在一個世界性國家的少數族群及穆斯林》）尖銳地提出當代馬來人的命運以及馬來人困境的問題。書中關注的是：新加坡作為一流世界，擁有世界稱羨的經濟、城市發展和教育水準，馬來人如何不落後於其他族群，能在知識上應對「全球化」的挑戰？<sup>3</sup>其次，有關新加坡馬來人在憲法的特殊地位，以及馬來人要如何參於新加坡民族融合的工程？總括而

---

<sup>3</sup> 作為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城市，看起來光鮮亮麗，究竟面對怎樣的在地問題，以致它對某一個族群形成「貢獻的壓力」？賽法立·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曾指出，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馬來研究為例，它開創了對殖民知識和歐洲中心社會科學的批判，並在西方社會科學和馬來世界傳統的基礎上發展了自己的傳統。可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本身，馬來研究一直受到忽視，由此質疑在新加坡馬來研究中存在著「東方主義」的遮蔽視野，導致新加坡馬來人在研究上的貢獻，無法被看見。參 Syed Farid Alatas, “Silencing as Method: Leaving Malay Studies Out”, Working papers,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8。另外，有關新加坡作為第一世界國家面對政治性問題，可參 Cherian George, *Singapore Incomplete: Reflections on a First World Nation's Arrested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Woodville News, 2017。

言，他所念茲在茲的是「新加坡馬來人的進步」問題。<sup>4</sup>

要如何評鑑「進步」，它的指標是什麼？就個人而言，本不容易掌握其中的判準，更何況是一個族群的「進步證明」。有意思的是，對於「進步」不滿意狀況，胡先·穆達立提及以下幾個層面：一是新加坡獨立多年以後，馬來人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貢獻，仍難以和其他族群相提並論；二、從政治上而言，有些意見認為領導人需要為新加坡馬來社會的邊緣化負責任，事因領導人在遴選可代表馬來社會的政治領袖具有壟斷權；三、實現馬來人對伊斯蘭認同的期待，其中包括馬來小孩在學校的衣著，可以按照伊斯蘭教的方式，像戴頭巾不應成為禁忌，或是尊重馬來人想要維持的伊斯蘭特徵等。胡先·穆達立希望能更系統及理論地討論馬來人的困境，同時思考在實行威權政治的國家如何對待少數族群的問題。<sup>5</sup>更為根本的是，他也追問所謂的「馬來人」(Melayu)是誰？他們源自哪裡？是否能捍衛「馬來世界」(Alam Melayu)的「原住民」(Peribumi, 馬來語)的宣稱？<sup>6</sup>此外，緩慢的人口增長也是隱憂之一。近年來，新加坡外來人口劇增，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但卻難以吸引外來馬來人移民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馬來人不會輕易放棄土著的優勢地位，印尼人更多自認為「爪哇人」而非馬來人。<sup>7</sup>

---

<sup>4</sup> Hussein Mutalib, *Melayu Singapura: Sebagai Kaum Minoriti dan Muslim Dalam Sebuah Negeri Global* (Kuala Lumpur: SIRD & NUS, 2015), p.6.

<sup>5</sup> Hussein Mutalib, *Melayu Singapura: Sebagai Kaum Minoriti dan Muslim Dalam Sebuah Negeri Global*, p.19.

<sup>6</sup> Hussein Mutalib, *Melayu Singapura: Sebagai Kaum Minoriti dan Muslim Dalam Sebuah Negeri Global*, p.25.

<sup>7</sup> 有關印尼人對馬來人及馬來性 (Malayness) 的身份認知，印尼學者希爾瑪·法里德 (Hilmar Farid) 在〈印尼的馬來人問題〉文中，曾討論殖民地政府在殖民地對馬來族分類的不同做法，強調「馬來性」並非是印尼國家現代化工

### (一) 馬來人的定義詮釋

有關馬來人、馬來世界和原住民的難題，十分複雜，關乎馬來人的遷徙、流動以及馬來群島文化的交融等問題，學界的觀點並非一致。馬來西亞國民大學榮譽教授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曾以「詮釋學溯源法」（Hermeneutic retrieval），考察在長時段中各不同概念提出的語境以及經歷的變化，試圖捕捉馬來亞時期不同思想的歷史意識。他借助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rd Braudel）的「文化地帶」（cultural zone）視角來詮釋擁有多元族群、文化與語言的馬來世界；另一方面，則強調文化區域內部的共同元素，例如語言、生活方式或歷史經驗等。<sup>8</sup>值得思考的是，阿都拉曼·恩蓬主張在馬來世界的歷史語境裡，實未形成涇渭分明的現代國家疆界與主權，在馬來世界遷徙和移動的「移民」並不能被視為「外來者」。

至於「馬來人」的概念認知也不乏分歧，有學者把它視為「族群」的概念，指涉為「一個擁有海洋文明的人民」，有些學者則認為馬來人是一個「文明」的概念。二戰後，無論是 1947 年的《人民憲章法

---

程的基礎，而印尼的反殖運動連結在於「階級」而非「族群」。希爾瑪·法里德說：「馬來性在規模或地位上都從未成為建構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馬來族群並不是群島上的一個民族，至少在建構印尼現代民族工程中它不成立」、「國語和民族這兩個歷史軌跡證明了在印尼，民族主義工程遠遠超越了泛馬來的民族工程」，詳論請參魏月萍：〈馬來亞與印尼：群島的多元思想與疆界空間〉，《人間思想》，第 16 期（2017 年 10 月），頁 52-61。

<sup>8</sup> 阿都拉曼·恩蓬：〈重訪馬來亞：構想民族（國家），思想的歷史與歷史的思想〉，《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八打靈：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亞際書院，2017 年），頁 5。

案》(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sup>9</sup>或 1957 年的《馬來亞聯邦憲法》( *Federation of Malaya Constitutional* ) 中，對於馬來人概念的詮釋也有差異。《人民憲章法案》把「馬來人」定義為效忠與認同馬來亞這塊土地的人民，意義較廣泛；馬來人是一個「國籍」身份，且包括華人在內。<sup>10</sup>《馬來亞聯邦憲法》第 160 條則把宗教、語言與文化作為身份內容，合格的「馬來人」須「宣稱是一名穆斯林，習慣性講馬來語，並且遵循馬來習俗」<sup>11</sup>，明確把「馬來人」轉化為「政治身份」。

以上糾葛著歷史與現實的爭議，至今仍未有固定的說法。我們可以從各不同的詮釋角度，了解不同歷史意識的構成以及追問歷史的方式。<sup>12</sup>若能先行把握問題導因和歷史制約，將有助於理清當代面對的諸多問題，包括馬來人的身份、族群定位以及馬來作家的內在焦慮。如前所說，置於新加坡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所謂「新加坡馬來人」的稱謂和身份，也和遠古的海洋文明抑或馬來亞時期馬來人的問題意識緊密相關。這是因為在未有國家疆界時的「馬來亞」

---

<sup>9</sup> 有興趣於此草案的具體內容及其影響，請參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 for Malaya, Kuala Lumpur: SIRD, 2017*.

<sup>10</sup>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 for Malaya, Kuala Lumpur: SIRD, p.14*.

<sup>11</sup> 除了是「一名穆斯林，習慣性講馬來語，並且遵循馬來習俗」，尚有以下條件：(1) 獨立日 (Merdeka Day) 時定居在聯邦或新加坡；(2) 獨立日前在聯邦或新加坡出生；(3) 獨立日前出生，父母其中一人是在聯邦或新加坡出生的 (集體被稱為「獨立日人口」〔Merdeka Day population〕) 或是獨立日人口一員的後代。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 for Malaya, Kuala Lumpur: SIRD, p.14*.

<sup>12</sup> 相關研究可參考，Leonard Y. Andaya,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Melayu", pp.56-75; Anthony Reid, "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 pp.1-24, Timothy P. Barnard edited,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laya) 稱謂，是包含了新加坡；而 1947 年草擬的《人民憲章法案》亦把新加坡「包括在內」。不過自新加坡於 1965 年退出馬來西亞以後，新加坡馬來人在自我身份思考上，究竟和馬來西亞馬來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需要有更確切的比較研究。

## (二) 原住民與移住民的辯證關係

「原住民」和「移住民」兩個概念是一體兩面，具辯證關係；其次，對於二者的詮釋認知，一般會受到歷史與政治因素的影響。首先，如何認識「原住民」的多重義涵甚是重要，例如「原住民」在馬來文可以指向 *pribumi, orang asli, orang asal*，而在英文裡則有 *native, indigenous people* 之說，在不同的討論脈絡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陳妙華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提到——新加坡馬來作者馬阿洛夫·沙勒 (Maarof Salleh) 在比較馬來西亞馬來人以及新加坡馬來人時曾說道：「馬來西亞憲法對馬來人的定義是：信仰伊斯蘭教，講馬來話，遵守馬來習俗。這與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憲法規定：馬來人是本國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他們的利益應該得到政府的保護。」<sup>13</sup> 不過本文討論的小說家伊沙·卡馬里所認知的「原始公民」或「原始馬來人」概念，並非是洛夫·沙勒所指，屬於現代憲法中的政治公民身份 (*civic citizenship*)，相反的，伊沙·卡馬里是以歷史文化為依據，屬於族裔的公民身份 (*ethnic citizenship*)。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身份構成，簡言之，前者是政治身份的認同，而後者則是文化身份認同。因此本文採用 *the native* 而非 *the indigenous* 用語來說明原始公民的

---

<sup>13</sup> 陳妙華：〈新加坡馬來人看「我也是馬來人」的含義〉，《聯合早報》(2015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54/node633919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內涵。

至於原住民和移住民的概念內涵與辯證關係，如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認為：「原住民的身份認同不是根據其出生地或居住地來界定，而是根據其祖先所源自的地區（ancestral area）來界定。該地區又是根據族裔屬性來界定：你必須屬於你的族裔地區（ethnic area）。你有義務遵守你所屬族裔的傳統習慣（customs）。你的權利與義務乃是根據你的傳統習慣來界定，而把那些傳統以『習慣法』（customary law）之名落實為法律的，是以地方國家（local state）為權力場域的原住民權力當局（native authority）。這種地方國家的操作語言是文化語言，而不是權利語言。」<sup>14</sup>至於移住民的概念，馬穆德·曼達尼給予的定義是：「移住民是沒有族裔家園的。根據定義，移住民沒有根，居無定所，不與任何特定地域連結，經常移動。他們被說成來自某地方，但具體來自哪個地方卻說不上來。他們似乎也沒有要前往哪個具體的地方。」原住民一般被視為本土人，而移住民則是非本土人，換言之，本土與非本土也被族裔化，「在某個地區裡，總會劃出誰屬於、誰不屬於該地區，以及誰是該地區的族裔公民、誰是外來者」等。<sup>15</sup>馬穆德·曼達尼對於原住民和移住民的問題思考，針對的雖然是非洲的族裔語境，但其中論及殖民權力、現代國家、本土與非本土的劃分等，可援引、借鑑來討論伊沙·卡馬里小說裡關注的題旨。

以上扼要的歷史語境與概念理清，將有助於理解新加坡馬來小說家的歷史意識與身份困惑。本人在閱讀新加坡馬來小說家伊沙·卡馬里的小說時，以上的問題紛至沓來，不斷敲擊個人思緒。伊沙·卡

---

<sup>14</sup> 陳光興主編：《瓦解殖民世界》（臺北：行人出版，2016年），頁66。

<sup>15</sup> 陳光興主編：《瓦解殖民世界》，頁68-39。

馬里是一個擁有高度歷史與文化自覺的創作實踐者，他的小說與新加坡的馬來人以及馬來社群的命運不可分離。2016 年，新加坡翻譯工作者陳妙華女士把他的長篇小說 *Rawa--Tragedi Pulau Batu Puteh* 翻譯成《刺哇——白礁島悲劇》（以下簡稱《刺哇》）。<sup>16</sup>《刺哇》以新加坡海上原住民的實里達人（*Orang seletar*，馬來語）為主題，敘述他們在新柔海峽兩岸的歷史變遷。《刺哇》的出版熱潮也連帶另一本在 1999 年翻譯的中篇小說 *Satu bumi*（《一片熱土》）<sup>17</sup>受到關注。《一片熱土》描寫在日本佔領期間，不同族裔的生存際遇、抗日抗英的事蹟，以及馬來人在反殖抗爭中的理想抉擇。這兩部小說的主題在伊沙·卡馬里的眾多作品中，連貫著相同的題旨以及歷史時間發展，緊扣歷史記憶、身份與國家認同等問題，尤其是二戰後，馬來人和實里達人如何受到政治變化與族群邊界的重構、繪製後的影響與衝擊，凸顯出「邊緣視角」的新加坡現代史敘事，置於新加坡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選擇《一片熱土》和《刺哇》這兩部中文翻譯小說為主要的詮釋文本，正基於以上題旨與問題意識的考量，旨在勾勒出新加坡馬來小說家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的追尋途徑，探討小說如何思索有關「原住民」（*the native*）、「移住民」（*the settler*）的辯證關係，進一步追問島嶼歷史的族群正義與人道主義。與此同時，藉由小說虛實相間的探尋，窺探在後殖民情境下，新加坡少數族群的身份認同、歷史文化與族群的生存際遇。

---

<sup>16</sup> 伊沙·卡馬里，陳妙華譯：《刺哇——白礁島悲劇》（新加坡：水木作坊，2016 年）。

<sup>17</sup> 伊沙·卡馬里，陳妙華譯：《一片熱土》（新加坡：健龍科技傳播貿易公司，1999 年）。

## 二、 大江大海的理想國

伊沙·卡馬里是一位多產及有多元創作實踐的馬來作家，至今已出版多部小說、詩集和劇本創作。<sup>18</sup>他的作品皆以馬來文書寫，之後再翻譯成英語。目前已翻譯成中文的小說僅有三本——《一片熱土》、《刺哇》與《悲君統治》。<sup>19</sup>2010年，伊沙·卡馬里獲頒新加坡馬來文學界最高榮譽「敦斯里拉朗文學獎」（Anugerah Tun Seri Lanang，馬來語），被視為一個標誌性的授獎、馬來文化界的轉折點，同時也意味著新一代的馬來作家已然崛起。過去新加坡的馬來作家，大多數是教師，寫作是為了延續馬來語文的生命。伊沙·卡馬里是一名建築師，在一些人眼裡，他顯得不同的是：「既能掌握科技專業知識，也能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突顯自己的民族特性」<sup>20</sup>。另外，伊沙·卡馬里的眾多小說，更被陳妙華比喻為「新加坡的大江大海」<sup>21</sup>，蘊含向世界發聲的寫作欲望。小說中除了以具體的歷史背景為創作脈絡以外，也描寫了新加坡的人文、地景和生活形態的變遷和

---

<sup>18</sup> 有關伊沙·卡馬里的作品，請參附錄。

<sup>19</sup> 《悲君統治》亦關注歷史的斷裂與縫隙，小說家把敘事時間拉回到新加坡開埠之初，尤其是 1819 年史丹佛和哈比諾來到新加坡後，如何與在地的皇族與不同的族群有所交往與碰撞。陳妙華、溫昌譯，《悲君統治》（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18 年）關於這部小說的討論，請參 Harry Aveling, *1819: Isa Kamari on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siatic: IJUM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8 no.2 (2014), pp.88-109.

<sup>20</sup> 陳妙華：〈馬來作家寫「大江大海」走向世界〉，《小語種大舞台》（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17 年），頁 75。

<sup>21</sup> 陳妙華，〈馬來作家寫「大江大海」走向世界〉，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4 日。

特質，表現出鮮明的「地誌」（topography）特徵。<sup>22</sup>

伊沙·卡馬里在《一片熱土》附錄中，曾經說明他的創作動因，實和小女兒的身份困惑有關。八歲的女兒因擁有黃臉孔而被同學說是「華人」，女兒那一句叩問——「爸爸，我真的是馬來人嗎？同學們都叫我華人」<sup>23</sup>，轉化成為伊沙·卡馬里自身的追問——「我們真正是什麼人呢？」<sup>24</sup>伊沙·卡馬里的妻子不是純馬來人，她的母親是交由馬來家庭撫養的華人，岳父是馬來人和日本人的混血，而伊沙·卡馬里是爪哇和馬來人的後裔。這樣的「族群混血」和「馬來後裔」的身份困擾不時纏繞著他的思緒，成為他多部小說的主調。

《一片熱土》看似講述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小說故事背景設定在 1940 年代抗日抗英時期，背後牽涉的是殖民地時期的族群關係、革命理想以及自我身份追尋，具備了愛情、革命與族群的豐富元素。小說以「我」來到位於回教堂旁的「仙女墓場」祭拜祖母阿敏娜（Aminah）的墓，遇到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掘墓人掀開故事序幕。小說分為 22 個章節，以 23 歲「我」（伊曼，Irman）和 73 歲掘墓人（雅西，Yassir）的對話與記憶推進故事的發展，兩人彷彿交換故事，而記憶穿越時間的藩籬，不斷交叉在過去與當下的境況。伊曼的祖母阿敏娜原來是華人，名字叫陳秀美，在 1942 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家人把她交託給馬來鄰居，她的親生哥哥阿新（Ah Sin）逃到長堤彼

---

<sup>22</sup> 例如在《刺哇》小說中，記載了許多甘榜的地貌以及河口的地景，如烏蓬舟常去探訪的蒲萊河口丹絨古邦（Tanjung Kupang）紅樹林，以及該河口和摩藍邦島（Pulau Merambong）之間的海草場，海馬、海龜和各種的魚居住在珊瑚礁石裡，《一片熱土》，頁 116；而實里達人住的河口，在現代化工程後，已成為實里達下段蓄水池，《一片熱土》，頁 74。

<sup>23</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84。

<sup>24</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86。

岸柔佛參加抗日隊，後來成為「三星黨」在長堤彼岸及南國分部的行動首領。阿敏娜由魯哈金伯（Pak Durhakim）撫養，改名為阿敏娜·魯哈金（Aminah Durhakim），魯哈金伯是廖內（Riau）馬來族後裔。魯哈金伯後來把阿敏娜嫁給他的侄兒馬力克（Malek），殊不知阿敏娜真正喜歡的是他的兒子雅迪（Jati）。雅迪在阿敏娜結婚那天離開了家，此後下落不明。《一片熱土》裡的阿敏娜，雖然無法抉擇真愛，但她有著堅毅與體諒的女性特質，虔誠履行伊斯蘭教教義與生活方式。在必須承擔家庭經濟負擔時，她到碼頭當紅頭巾女工。可是她最後的際遇，卻予人極大的反諷與省思。她逃過了殘酷日本軍的浩劫，卻在一場種族暴動中遭一群華裔青年輪姦致死。她的華人身份和改信伊斯蘭教的行為惹惱了他們：

……在被拖拉的掙扎中，她用華族的語言請求同情。青年們得知她的原來身份時，起初吃了一驚，後來卻因不能接受華人皈依回教而大怒。他們大聲臭罵她，向她吐口水。暴亂和仇恨之火燒毀了理智。<sup>25</sup>

阿敏娜身上背負的兩大張力：（一）由馬來家庭領養的身份；（二）改信伊斯蘭教。小說中亦提及一位荷蘭女生被馬來人收養，並且改信伊斯蘭教，被法庭裁判送回荷蘭，結果觸發馬來人的憤怒，遂引發暴動。<sup>26</sup>小說所指涉的現實，是發生在 1950 年 12 月 11 日的「瑪莉亞暴動事件」（the Maria Hertogh Riots）。「瑪莉亞暴動事件」起因是一名荷蘭女生瑪麗亞·赫托（Maria Bertha Hertogh）在日本佔領時期在印尼爪哇出生，後來送給馬來家庭撫養，從此之後，她穿起馬來裝扮，接受可蘭經教育。戰爭結束後，瑪麗亞的原生父母在新加坡和瑪

<sup>25</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77。

<sup>26</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85。

麗亞重逢，通過新加坡法庭要求撫養權，在這之後，一場爭取撫養權的官司，轉為荷蘭和新加坡媒體的報導戰爭，甚至誘發歐洲人和穆斯林社群之間的仇恨，最後演變成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戰爭」，在新加坡釀成一場種族暴動。<sup>27</sup>

歷史和小說有時互為鏡像，無論是擁有「白人」臉孔的荷蘭人，抑或「黃臉孔」的華人，都是為了躲避日軍的殘暴而「成為馬來人」。

阿敏娜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擁有兩個同樣的文化遺產。只是她必須善於選擇與調配。她剛皈依的回教是她的標準。她覺得她剛皈依的回教擁有包涵任何文化的因子，它是環球性的。<sup>28</sup>

在族群關係不穩定的殖民地時期，彼此的猜疑、不信任成為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成為馬來人」的阿敏娜，後期為了生計去當紅頭巾，工作時不得已又變換為華人裝扮，說著華語，和其他華人工人一起用食物。她巧妙地以健康理由不吃豬肉，卻又引起其馬來養父和朋友羅斯蘭的猜疑。阿敏娜族裔身份的游移、轉換，雖然看似讓她能得利於馬來人和華人族群之間，但相反的，向兩方爭取信任並非容易。她最終遭遇的殘酷下場再次印證若以「宗教」作為族群身份

---

<sup>27</sup> 「瑪莉亞暴動事件」持續兩天，造成約 18 人死、173 人受傷，84 輛汽車被破壞。當時殖民政府調動了辜加兵分遣隊進行鎮壓。從此之後，這案例成為防止族群紛爭的一根繩索。而這事件至今仍被新加坡政府以「族群創傷」為名，警惕新加坡人不要陷入族群糾紛。參 Michael Hill and Lian Kwen Fee,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另，伊沙·卡馬里的小說 *Atas Name Cinta*（《以愛之名》）正是以「瑪莉亞暴動事件」的故事為小說創作背景。亦可參相關的傳記，Fatimah Yaacob, *Natrah(1937-2009): Cinta, Rusuhan, Air Mata, Malaysia: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2010.

<sup>28</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39。

的建構，將會築起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又如在甘榜裡的宗教師尤素夫（Yusof）和他的女兒茹姬亞（Rukiah）是印度裔，始終被村裡的人看成是「外人」——「他們被視為外人。對於一部分村民，他們好像是甘榜達哇卡的肉中刺。」<sup>29</sup>由此可知，無論是作為華裔穆斯林的阿敏娜，又或印裔穆斯林的尤素夫和茹姬亞，始終被視為「外人」，馬來人眼中的「他者」。

換言之，小說敘述中劃分出「原始的馬來人」和「後天馬來人」以及二者之間的張力。前者是馬來族和伊斯蘭教的結合，才是真正的馬來人；後者縱然改信宗教，原來的族裔身份印記仍然無法隨著宗教教義、生活文化習俗以及裝扮的改變，獲得馬來族裔的承認，實說明了伊斯蘭教仍難彰顯其跨族群的向度。非馬來人縱然改信伊斯蘭教，其身份仍常受到質疑或不被承認。這樣的質疑或爭議，不僅表現在馬來小說，甚至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小說，如黃錦樹〈我的朋友阿都拉〉、黎紫書〈國北邊陲〉以及賀淑芳的〈別再提起〉、〈Aminah〉等都思索相關的議題。可是仍須追問的是，除了宗教身份以外，又可從哪個層面來理解不同族裔之間「跨越」的可能？在《一片熱土》裡，「成為馬來人」的張力，是主要的敘事主軸，但另一個敘事的軸線，則是以反殖革命裡的「跨族群」來說明族群之間同心協力的可能圖像，以「馬來亞」這塊土地為「團結」基礎。以阿敏娜丈夫馬力克為例，他被日本軍毆打傷重送醫後，意外接觸到三星黨地下組織，才了解不少馬來人也參加這個黨。所謂三星黨，即是馬來亞共產黨（以下簡稱為馬共）。

馬力克也驚奇地發現，原來也有馬來人參加三星黨的活動。

他原以為只有華人才願意當共產黨，特別是在 1949 年共產黨

---

<sup>29</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50。

控制中國以後。如今，他常常聽阿新提起特迪里 (Terdiri)、拉昔 M (Rasyid M)、阿都拉 C.D. (Abdullah C.D.) 和爾薩 A (Arshad A) 等人的名字。因此，他參與活動時並不覺得別扭。<sup>30</sup>

在馬來亞抗日抗英反殖運動中，馬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馬共於 1930 年代成立，原來是一個合法的組織，一直到 1948 年英殖民政府頒佈緊急狀態之後，馬共被宣判為非法組織，此後，馬共潛入森林，以游擊方式繼續抗爭。1989 年，馬共簽署和平協議條約後走出森林。<sup>31</sup>在馬共群體中，不僅只有華人，以馬來馬共為主的「第十支隊」(Tenth Regiment) 是一支具有戰鬥力的反殖力量。<sup>32</sup>年輕的掘墓人雅西曾受阿新邀請加入三星黨，但他拒絕了，主要是他不認同武裝鬥

<sup>30</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11。

<sup>31</sup> 有關馬共歷史，請參潘婉明：〈馬來亞共產黨——歷史、文獻與文學〉，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303-331；C.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32</sup> 馬來馬共第十支隊於 1949 年 5 月 21 日，在彭亨州淡美魯成立。當時參加的馬來成員大多數來自馬來青年協會 (KMM)、馬來亞馬來國民黨 (PKMM) 以及祖國保衛隊 (PETA) 等成員。第十支隊的命名，具有宗教意味，它指向穆斯林在回曆最後一個月的第 10 天慶祝哈芝節，被認為是「一個為了正義犧牲奉獻的節日」。有關馬來馬共的歷史和討論，可參 Mohamed Salleh Lamry, Translated by Isrizal Mohamed Isa, *A History of the Tenth Regiment's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6 No. 1, March 2015, pp.42-55；魏月萍：〈馬來馬共的歷史論述與制約〉，《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4 期 (2011 年 3 月)，頁 13；另可參魏月萍：〈馬來馬共、伊斯蘭，及其多重的思想世界〉，《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0 期 (2018 年 5 月)，頁 67-87。

爭。那時他離開「南國」（指新加坡），到馬來西亞南端的長堤彼岸，等待實現革命理想。對他而言，新柔海峽就像是「聯繫母與子的胎盤」<sup>33</sup>。

任何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一路來那些自命為救世主和文明人的殖民政治者都在挑撥離間廖內馬來王族。當然那些當權者也有錯，他們只顧自己的私利，致使原本統一的國土被分裂了。現在英國人又再利用那樣的機會。<sup>34</sup>

在今天，新柔海峽的「兩岸關係」常被比喻為「新新關係」，強調當代新馬兩地在經濟、文化上的紐帶。過去馬來亞時期共享的政治理想、人民團結意識的歷史共同體的具體感受已是稀薄。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馬來人的處境和地位，是新馬兩地族群華巫人口結構的「換位倒影」。<sup>35</sup>1965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新加坡馬來人便成為少數族群。可是，縱然在政治現實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已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仍有不少文藝與歷史工作者，以「合併」和「退出」作為思考的契機。<sup>36</sup>在《一片熱土》中，小說家即藉由雅西的話，表達

---

<sup>33</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81。

<sup>34</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81。

<sup>35</sup> 根據 2016 的統計，新加坡總人口為 560 萬 7300 人萬（新加坡的公民數達 340 萬 8900 人，永久居民人口約有 52 萬餘人，非居民人數達 167 萬 3700 人），至於馬來人人口比率的 13.4%，而華人則是 74.2%；至於馬來西亞，總人口為 3170 萬，馬來人的人口比率是 68%，而華人則是 23%。

<sup>36</sup> 例如電影導演巫俊峰在 2013 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五十週年時，拍攝了 *Happy and Free*（快樂無憂）的短片。短片中顛覆了歷史真實，以「新馬合併五十週年」為主軸，想像著、思考著：如果新加坡仍屬於馬來西亞，這會否是個不同的地方？新加坡歷史學者孔莉莎以此來反思當下的「新加坡夢」，亦是對「1965 年國家敘事」提出另一種聲音。參孔莉莎著，蘇藝若譯：〈重返馬來亞：馬來亞夢或新加坡夢魘？〉，《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頁 49-51。

新馬合併的期待，祈盼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土」。雅西欣賞實里達人的水上住家，生活簡朴，把他們視為「原始公民」：

他們是創造南國及北國長堤彼岸歷史文化的原始公民。不像其他外來移民，他們並不太注意權利和權力。只要能夠溫飽，他們就敬重海和土地的原始狀態。即使被冷落在邊緣地帶，他們的生活也是充滿和諧、友愛及安寧的。<sup>37</sup>

以合併作為理想國家的想像，把實里達人視為創造兩地歷史文化的原始公民，吐露了其族群構想的基礎是以「海洋」的地理歷史文化角度，來說明不同族群的移動與融合。實里達人一般被稱為「海人」或「巴喬人」(bajau, 馬來語)，是居住在水上的少數族群。他們住在不同類型構造的烏蓬舟，以海洋為生活資源。新加坡建築學學者賴啟健曾指說：「在新加坡某些地方，如加冷(kallang)或實里達(seletar)，至今仍留有船民的遺跡」，而他據研究學者湯申(J.T Thomson)的研究顯示，說明 seletar 原名為 Salet-ters，為「海峽居民」的意思。過去實里達人長期住在新加坡實里達和榜鵝(Punggol)一帶的海域，習慣於河畔紅樹林的生態。可是在 1950 年代，他們被迫遷出實里達河域，移居到柔佛海域一帶；之後隨著新馬分家，他們的「國籍」亦成為國境之間的難題。<sup>38</sup>由此可知，小說中實里達人的命運，亦何嘗不也折射出新馬兩地曾經互為依存的身世。

一如雅西心裡的疑問：

他們究竟是哪一國公民？他們是在哪個政府管轄下？他不知道。他被這些問題弄得很煩惱。不過肯定的是，他們是這塊國土的原住民！<sup>39</sup>

---

<sup>37</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60。

<sup>38</sup> 賴啟健：〈實里達人〉，《熱帶》，第十二期（2017 年 6 月），頁 105。

<sup>39</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60。

回到南國後的雅西，觀察到馬來社群很少人了解政治、參與政治，甚至把政治看作是危險和骯髒，容易被抓進牢房的事，但他認為「政治卻決定了他們的生活道路；政治也決定了他們的權利能否得到保障，或是被出賣。」<sup>40</sup>有意思的是，小說中在思考馬來亞獨立的事，一般人認為應該先爭取「北國」的獨立（此即指馬來半島），如小說中政黨人物巴督卡說：「我們應該先取得北國母親的獨立，然後才討論南國兒子的獨立」。<sup>41</sup>雅西不認同「分別獨立」，也不認同巴督卡所說，歡迎南國的馬來人遷移到北國。雅西有些激動的說：

巴督卡！馬來人從不曾遷移。我們也不曾動過遷移的念頭。

即使曾經被英國和日本殖民統治過，馬來人也不曾想過遷移！即使他鄉下金雨，家鄉下石雨，也還是家鄉好！<sup>42</sup>

雅西致力於北國和南國的「合併」，這是他的「同理想國」(Nusa setia, 馬來語)的終極目標。不過從阿敏娜的死亡悲劇，以及掘墓人隱藏的秘密，一個統一的國土的大理想國境地，始終停留在故事裡。這樣的一種結局，似乎也暗喻新馬政治的分離（指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牽動不同族群在建國後的地位與命運。如今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馬來人，雖源自馬來群島，共享群島的歷史文化，但隨著兩地日益差異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發展，對於馬來人的身份思考，儼然有不一樣的觀照點。<sup>43</sup>

---

<sup>40</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42。

<sup>41</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46。

<sup>42</sup> 伊沙·卡馬里：《一片熱土》，頁 146。

<sup>43</sup> 研究者曾指出，《一片熱土》對於新馬合併的熱切想望，有其歷史淵源。1960年代新加坡未退出馬來西亞前，境內發生了不少族群緊張的事件，其中與馬來族群相關的，是新加坡的房屋計劃，遭部份馬來人的反對，他們認為當時的人民行動黨罔顧馬來人的甘榜生活習慣，有些馬來人開始思考若新加坡不曾退出馬來西亞，新加坡馬來人的際遇是否會改變。詳細的討論請參：Sohaimi

### 三、在自家水域成為難民

〈烏蓬舟之歌〉(節選)<sup>44</sup>

你生在烏蓬舟搖籃裡  
實里達河波浪為你搖曳  
槳兒划向廣闊河口  
一條海峽故事開講

你生在烏蓬舟搖籃裡  
沼澤木果棟紅樹和棕櫚  
允許採摘不虧欠  
海峽心靈感應全宇宙

你在烏蓬舟擁抱中睡眠  
航向海角的小島  
你的夢想不是追逐輝煌  
只求幸福和平安祥

《一片熱土》出版 10 年後，伊沙·卡馬里於 2008 年寫出馬來文版的《刺哇》長篇小說，個人認為這部小說是 1998 年出版的馬來小說《一片熱土》的故事延續。《刺哇》的小說背景已是邁入國際化、城市化的新加坡，敘述的是與小說同名的主角刺哇（Rawa），他是一名居住在新柔海峽之間的實里達人。故事仍是以回憶為楔子，共分

---

Abdul Aziz, *The Secess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Satu Bumi*, *Malay Literature*, vol. 27 no.1, June 2014, pp.53-71.

<sup>44</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39-140。

成 44 個章節，以刺哇和加冷人友人阿勇的約定為引子，並以兩人經歷的歲月變遷說明海上原住民的際遇。經歷了一些歲月後，刺哇以祖父輩身份，回到新加坡探望女兒和孫子。那時他目睹了新加坡的劇烈變遷，以及作為實里達人的後裔——他的女兒一家人如何融入現代化的新加坡，成為「城市馬來人」。最後，頗為吊詭的是，年老的刺哇為履行早年和友人的約定，和孫子哈山划船到白礁島，想要探尋阿勇當年埋在島上的秘密。阿勇偷了刺哇父親留給刺哇的遺物——鑲有翡翠的銀戒指，把戒指埋藏在白礁島。<sup>45</sup>可悲的是，刺哇最終意外死在烏蓬舟，似乎暗喻他的生命與身份歸宿。

小說家借助刺哇的思緒，不斷推進對於實里達人的生存狀態以及身份轉變的思考。在《一片熱土》中，華人或馬來人在日本佔領時期面對諸多的殘酷事，但從《刺哇》中的描述，可知實里達人較少受日本人的騷亂，主要是日本人不喜歡到沼澤地，意外地讓他們的居住地成為華人逃避日本軍的保護區。<sup>46</sup>不過刺哇不時透露實里達人受到馬來人和加冷人的鄙視感受，一般人認為實里達人生活在烏蓬舟，生

---

<sup>45</sup> 白礁島位於馬來西亞半島柔佛東南部 7.7 海里，新加坡以東 25.5 海里，面積不超過一個足球場。白礁原為柔佛王國的領土，英國人在 1840 年代占領白礁島，並 1851 年在島上建造了一座燈塔，隨後交給新加坡管理。在過去 150 年以來，柔佛王國（或馬來西亞）並未對新加坡行使主權及負責管理島上的燈塔提出抗議，直到 1980 年馬來西亞出版的地圖把白礁島劃為其領土、引起新加坡抗議之後，才引發兩國對白礁島的主權爭奪。為加強對白礁島的控制，新加坡在島上興建一座兩層樓的建築物、直升機降落坪及軍事通信設備，同時派駐軍艦巡邏，阻止馬來西亞漁民在附近捕魚。1994 年，馬新兩國同意把白礁主權爭執提交到海牙國際法庭裁決，2007 年開審的結果是，白礁島主權交給新加坡，白礁島南部的中岩礁（middle rocks）歸馬來西亞，而南礁（south ledge）主權則歸擁有它所處海域主權的一方。

<sup>46</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37。

活習慣骯髒；此外，他們較不固守自己的族群特性，喜歡和華人交朋友。針對這點，倒是加冷人的阿勇持開放態度說：

在這海峽流離遷移，搬來搬去。全部馬來人，包括實里達人和加冷人，都是同個種族，同命運。柔佛的馬來人和新加坡馬來人，精神上都被這唯一的地不佬海峽連成一體。<sup>47</sup>

想像一個共同體的命運，究竟是以什麼作為身份與情感紐帶？「地不佬海峽」是一個文化地理的身份疆界；其對立面，又是陸地上另一種族群。刺哇年輕的時候，常比較實里達人和陸地的馬來人，彷彿有一種卑微感，認為居住在陸地的馬來人較文明。另一個原因是，實里達人不像馬來人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許多馬來人都認為實里達人沒有種族身份不信宗教」，針對此，刺哇反駁說：

怎麼可能實里達人沒有種族身份？全部人都有種族身份啊。難道因為他們態度隨和，願意與其他種族合作，就令他們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說到宗教信仰，他們不是信奉教導實里達人與樹木、動物、河、風、海及土地和諧共處精神的「女王神」(Raja Permaisuri, 馬來語)和「咱們人」(Orang Kita, 馬來語)嗎？那不是一種宗教？刺哇知道他們沒有祈禱院所，像陸地馬來人的回教堂和華人的廟宇那樣。對於刺哇而言，樹木、動物、河、風、海及土地就是做禱告的地方，因為這些自然界元素各自都有女王神和咱們人所賦予的精靈。<sup>48</sup>

實里達人雖然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對於大自然的敬畏和虔誠的心，乃具宗教向度。他們在海域疆界裡移動，與大自然有深層的連

---

<sup>47</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37。

<sup>48</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50。

結，對於海洋和陸地的神靈感受很不一樣。可是對於陸地的馬來人而言，民族和宗教，兩者是綑綁在一起的。信奉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才獲得「土著」(bumiputera，馬來語)的合法地位。在馬來西亞憲法條款中，土著擁有「特權」，它是一個政治發明的概念。海上「原住民」則是一個文化地理概念，他們生活在馬來群島海域已有悠久的歷史。然而，自新加坡開埠不斷發展，欲打造為國際都市，實里達人不斷被逼遷到別的生活場域，甚至在民族國家框架裡被迫選擇另一種身份。於是，他們從「原住民」變成「移居者」，甚至被污名化為海盜，如刺哇孫子哈山說：「哈山讀萊佛士 1819 年來到新加坡的歷史書。根據歷史記載，當時新加坡只有 500 個海人。他們大都是海盜」<sup>49</sup>。歷史的書寫和敘述，總有權力意識的操作，在權力的擴張下，逐漸遠離事實與真相。哈山聽到關於海人負面的歷史敘事，是屬於「一方的歷史」，於是刺哇叮嚀他要好好研究聽到的故事，不要全盤接受。

移居者等同於外來人嗎？刺哇的岳父波漢伯 (Pak Burhan) 的祖先源自柬埔寨的馬來王國，他認為無論是加冷人、實里達人、廖內人、爪哇人、峇具安人、武吉人、班亞人、印度人等都在同一個甘榜定居，儼然形成「馬來聚居地」。

我的祖先來自一個大馬來王國。占巴馬來王國。他們從前住在柬埔寨洞裡薩湖 (Tonle Sap，金邊湖) 邊緣地帶。由於戰亂，大部份占巴馬來人從越南逃到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亞齊。有些停留在這裡，包括我的祖先。實里達人保護了他們，接受他們一起生活。許多占巴人與實里達人結婚。直到我這代人。後來我遷移來這甘榜登加。甘榜登加和甘榜哇哈山似乎

---

<sup>49</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60。

變成了各個馬來族群的聚居地。<sup>50</sup>

不過波漢伯又質疑自己占巴(champa)馬來人身份,在新加坡這塊土地的正當性,如刺哇不自覺的說:是「外來人」,是北方來的族群。<sup>51</sup>可知自我認定和現實狀態是有矛盾的。馬來人是頻密遷徙和流動的族群,在尚未形成國家疆界之前,未有對自我的身份認定形成困擾。一旦國家邊界劃分清楚後,馬來群島的不同區域,對於「馬來人」的思考便存在差異。例如哈山本來認為自己是「馬來人」,聽到刺哇說「原住民和實里達人是同族」時,<sup>52</sup>感到十分的困惑,以致刺哇需要再解釋說:「實里達人、加冷人、實叻人、原住民,都是「原始馬來人」(melayu asal,馬來語)。<sup>53</sup>刺哇說得看似輕鬆,實際上,實里達人因為沒有居民證或出生紙,被當作「非公民」,需要不斷的搬遷。而真實的理由是——要建築水壩,以及把實里達人居住的河口改建蓄水池。有些實里達人接受建議,遷移到陸地,住進政府提供的廉價組屋。可是如刺哇妻好蒂瑪的控訴:「只因為我們沒有居民證或出生紙,我們就被當作非公民」<sup>54</sup>,於是刺哇有感而發對妻子說:「瑪,我們已經成為難民」<sup>55</sup>:

哥不以為我們的村民會作亂行兇。那不是實里達人面對問題的方式。只是可能村民們不願意離開這條河,這條已成為我們全體人筋脈的河……哥看見他們已駕來拖拉機。很多載沙

---

<sup>50</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00。

<sup>51</sup> 伊沙·卡馬里: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00。

<sup>52</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30。

<sup>53</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31。

<sup>54</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51。

<sup>55</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52。

石的羅厘也已開到那河邊。<sup>56</sup>看來我們在這裡的時間已不久了。瑪，我們已經成了難民。<sup>57</sup>

在現代新加坡的歷史版圖，已不存在實里達人這個族群。「實里達」僅是新加坡其中一個地名。《刺哇》具有記憶銘刻的意義，在於小說以「雙重邊緣」視角（新加坡馬來人和實里達人）敘述一個有別於官方或主流的「代替歷史（記憶）」。無論是新加坡馬來人、實里達人、華裔穆斯林和印裔穆斯林，都在其各自的生存處境找到相應的難題，由此逼出尖銳的問題：誰有權力來決定哪個群體是「外人」？哪個群體又是「我們」？這樣的質問，在大的歷史框架底下，可歸咎於前面所提及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國家疆界、族群邊界的影響；但更不可忽視的是，現代國家所推行的現代化過程，無法逃脫「發展」<sup>58</sup>的大肆擴張，一部份實里達人的命運，被迫從原住民成為移住者，印證了這個道理。其次，是有關殖民現代性的遺緒，過去殖民者對於不同族裔的族群分類以及職業、居住及經濟模式等，皆採取分而治之的治理手法。殖民者的治理權力的管理與執行模式，其實仍延續在現代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政治治理體制，以個別族裔利益為主導——新加坡的馬來人、馬來西亞的華人，乃至於新馬兩地的原住民，無論是在歷史或當下的現實意義，都在國家權力結構底下，輕易地成為「外人」或所謂的「他們」或「他者」（the others）<sup>59</sup>。

---

<sup>56</sup> 羅厘，馬來文 lori 的音譯，指卡車。

<sup>57</sup> 伊沙·卡馬里：《刺哇——白礁島悲劇》，頁 152。

<sup>58</sup> 有關馬來人對「發展」理解的觀念，可參 Shaharuddin Maaruf, *Malay Ideas on Development: From Feudal lord to Capitalist*, Petaling Jaya: SIRD, 2014.

<sup>59</sup> 新加坡的族裔分類為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其他族裔則被歸入在「其他」（others）。參 Michael Hill and Lian Kwen Fee, “Multiracialism and Ethnic Relations”, *The Politic of Nation Bui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91-112. 有關新加坡執政黨的族群治理，可參 Raj Vasil, *The*

#### 四、小說家的身份辯證

綜合以上所論，無論是《一片熱土》「成為馬來人」的阿敏娜（陳秀美）抑或《刺哇》自認為「原始馬來人」的實里達人，可追問的是：何以族群身份以及公民權成為一種壓迫的權力、權利？甚至引發國家境內的「難民」感受？小說不等同於現實，但小說家把對現實話語的拷問，轉化為文學話語；而小說詮釋者，可以通過文學批評的方式，解讀小說的歷史意識，又或解構小說家歷史思想拘限。<sup>60</sup>伊沙·卡馬里通過小說複雜的情節結構，層層剝析出原住民、移住民、公民和非公民的問題糾葛。小說背後承載的，是歷史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而小說所揭示的是在馬來亞獨立前後，以及新加坡在 1965 年建國後歷經不同的詮釋與認定變化，具體影響目前的政治體制、憲法與族群關係。概言之，又可歸為族裔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間的角力。

伊沙·卡馬里的小說對自我族裔與公民身份有著深刻的自省、反思與拷問。最核心的觀點在於以下幾點：（一）它拆解了在國家概念底下，一個統合、單一的馬來人概念，繼而展現多重、複數和游移的「馬來人」；與此同時，揭示馬來人內部的認知分歧；（二）當族裔身份在國家邊界未形成時，已有清楚的族群邊界劃分，待國家疆界形成後，族裔身份往往藉由公民身份，進一步的鞏固化，並尋求其在法律地位的合法性，以取得族裔身份及權利上的優勢；（三）說明了「新加坡馬來人」的族群地位仍不斷在變化之中。例如新加坡建國 50

---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5.

<sup>60</sup> Noraini Md Yusof, Ruzy Suliza Hashim, "History Into Fiction: Re-visioning the Past in Isa Kamari Novel, *Atas Cinta Name*", *Malay Literature*, volume 23, Number 2, December 2010.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pp.1-17.

多年後，迎來了第一位馬來女總統哈莉瑪·雅谷（Halimah Yacob），但她身為印裔穆斯林和馬來人的後裔，「混血」的身份使她須面對來自馬來社群內外的疑慮。馬來社群質疑她非純正的馬來血統，是否屬嚴格意義上的馬來人；另一方面，華社對她作為一名戴頭巾的總統，能否無私地真正為全民服務，也存有疑慮。由此可見頑固的傳統血統論，在現實裡仍發揮其效果。

伊沙·卡馬里對身份辯證的思考，體現在他作為爪哇馬來人後裔的小說家，能從廣義的歷史文化視角，把海上與陸地原住民看作是和自己一體的原始馬來人，即是新加坡的原住民。另一方面，又能以移居者的視域，對海上原住民處境寄予同情，自覺須對海上原住民的弱勢權利伸張正義。而他認為實里達人因為沒有國籍而被驅趕，被迫離開他們熟悉的生活場域，這是違背人道主義。一些實里達人甚至和其他族裔通婚，以取得更有權利保障的公民身份。但他們因此被迫離開生活居所與改變傳統習慣，才能擺脫移居者的身份，重新被納入在原住民的族裔範疇。原住民和移住民的身份，會隨著不同的處境而變動其身份內涵及視域。對伊沙·卡馬里而言，具有政治憲法保障下的馬來人權益，可以享有一定的權利空間，但是從族裔的歷史而言，他個人卻又有深刻的的不確定感，不時面對身份認同的兩難，游移於原住民和移住民的辯證關係。尤其是過去曾經存在於新加坡歷史的實里達人，他們的處境，比起新加坡的馬來人更加被邊緣化，遂而激發起他對馬來群島族裔問題的思索。

如今，新馬兩地的「馬來人」身份，亦常受到政治動向和歷史證據變動的影響，尤其是以伊斯蘭作為族群宗教認同，把它和政治公民身份、族裔身份困綁在一起，形成更巨大的張力。<sup>61</sup>有關原住民和移

---

<sup>61</sup> 請參魏月萍：〈族群政治與宗教暴力：馬來西亞宗教多元論的實踐困境〉，

住民身分辯證的難題，本人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來理解群島馬來人的流動以及身份界定的演變：（一）作為一個流動於區域之間的文化文明，而非政治意涵的「馬來人」概念；（二）隸屬於不同的王朝或王國（*kerajaan*，馬來語）時期的馬來人；（三）在殖民地時期的分而治之政策，被「族群化」為「馬來族」的馬來人；（四）現代憲法中具有法律保障的馬來人身份和地位。無論是《一片熱土》或《刺哇》，都給予閱讀者想像的可能，如何從原始公民角度，重新判別原住民和移住民地位轉移的歷史變遷，同時思考「馬來人」的身份建構以及馬來族群在馬來群島的遷延過程。

最後，再回到本文第一節「從難題出發」，針對新加坡馬來人當代困境的叩問，可知歷史從不曾遠去，它與現實互相交錯，不時可以找到「還魂」的母體。小說作為思想與情感聚合的載體，在虛實之間，打開了歷史的入口，讓人感受難題背後凝聚的多樣化情感和糾結意識。伊沙·卡馬里作為現代新加坡的城市馬來人、作家，不僅關注馬來群體的處境，他對於處在更弱勢、更邊緣的族群顯露悲憫的情懷。這樣一種祈盼族群平等的正義觀，不是表現在政治的訴求，而是基於人的同理心的體現，此通過小說中的邊緣人物的發聲而得以印證。此外，伊沙·卡馬里在兩部小說中，刻劃出殖民統治者的伎倆，批判殖民統治，透過小說所承載的歷史記憶，重現新加坡重要的歷史事件；在追索新加坡馬來人的身份認同以外，也講述另一種的新加坡故事。<sup>62</sup>

---

《哲學與文化》，第四十卷第二期（2013年2月），頁3-19。

<sup>62</sup> 目前，新加坡知識人不斷在尋找官方以外的替代敘事，例如新加坡學人籌辦論壇，定期討論有關新加坡政治、社會與文化各不同的議題，提供更多元窺探新加坡的視角，如今更把討論成果結集成書。可參 Loh Kah Seng, Thum Ping Tjin and Jack Meng-Tat Chia edited, *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

## 附錄：伊沙·卡馬里作品<sup>63</sup>

### 小說與詩

- 1993:** *Sumur Usia* 《一生的歲月》(poetry collection)
- 1994:** *Sketsa Minda* 《思想素描》(short stories)
- 1998:** *Satu Bumi* 《一片熱土》(novel)
- 1999:** *Yi Pien Re Tu* 《一片熱土》(Mandarin translation of *Satu Bumi*)
- 2002:** *Menara, Kiswah and Tawassul* 《塔、罩幕與連接》(novels)
- 2003:** *Munajat Sukma* 《祈禱的精神》(poetry collection)
- 2006:** *Atas Nama Cinta* 《以愛之名》(novel), *Ka'bah, Lorong Wahyu* and *Cinta Arafah* (three poetry collections, each with a compact disc containing songs and poetry declamation)
- 2007:** *One Earth*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atu Bumi*) and *Memeluk Gerhana* (novel)
- 2009:** *Rawa* (novel), *Intercess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wassul*) and *Nadra*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tas Nama Cinta*)
- 2010:** *Celupan* 《浸染》(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 2011:** *Duka Tuan Bertakhta* 《悲君統治》(novel)
- 2013:** *The Towe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enara*), *A Song of the Wind*

---

Singapore: Ethos, 2017.

<sup>63</sup>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Isa Kamari。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991\_2010-03-26.html（瀏覽日期：2018年12月1日）。附錄中的中文譯名，除了《一片熱土》、《刺哇》與《悲群統治》由陳妙華女士譯出以外，其他中文譯名皆為筆者所翻譯。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emeluk Gerhana*), *Rawa*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lay language novel of the same title) and *1819*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uka Tuan Bertakhta*)

**2014:** *Selendang Sukma* 《圍巾的精神》(novel)

**2016:** *La Wa Bai Jiao Dao Bei Ju* (《刺哇——白礁島悲劇》), Mandarin translation of *Rawa*) and *Tweet* (English language novella)

### 劇本創作

**2003:** *Dua Wajah* 《兩張臉孔》, a television drama for Suria (Singapore) and PRIMA Entertainment (Indonesia)

**2004:** *Mengejar Bayangan* 《追逐想像》, a television drama for Suria and PRIMA Entertainment

**2006:** *Pintu* 《門》, Isa's debut play staged by Teater Ekamatra at The Arts House.

**2008:** *Sidang Burung* 《鳥的會議》, a play staged by Teater Ekamatra at the Esplanade-Theatres on the Bay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專書論文

1.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文化，2012年。
2. 王德威編選：《從文學看歷史》，臺北：麥田，2008年。
3. 伊沙·卡馬里著，陳妙華譯：《一片熱土》，新加坡：健龍科技傳播貿易公司，1999年。
4. 伊沙·卡馬里著，陳妙華譯：《刺哇——白礁島悲劇》，新加坡：水木作坊，2016年。
5. 伊沙·卡馬里、陳妙華著，溫昌譯：《悲君統治》，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18年。
6. 陳光興主編：馬穆·曼達尼（Mahmood Mamdani）讀本《瓦解殖民世界》，臺北：行人出版社，2016年。
7. 陳妙華：《小語種大舞台》，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17年。
8. 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臺北：聯經，2013年。
9. 魏月萍、蘇穎欣編：《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八打靈：亞際書院、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7年。
10. Azhar Ibrahi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to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Petaling Jaya: SIRD, 2017
11. C.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12.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 Cherian George, *Singapore Incomplete: Reflections on a First World Nation's Arrested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Woodsville News, 2017.
14. Harry Aveling, 1819: Isa Kamari on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siatic: IIUM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8 no.2, December 2014.
15. Loh Kah Seng, Thum Ping Tjin and Jack Meng-Tat Chia edited, *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thos, 2017.
16. Michael Hill and Lian Kwen Fee,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17. Raj Vasil, *The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5
18. Shaharuddin Maaruf, *Malay Ideas on Development: From Feudal lord to Capitalist*, Petaling Jaya: SIRD, 2014.
19. Syed Farid Alatas, *Silencing as Method: Leaving Malay Studies Out*, Working papers,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8.
20. Timothy P. Barnard edited,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 for Malaya*, Kuala Lumpur: SIRD, 2017.
22. Ariffin Omar, *Konsep Bangsa Melayu dalam Demokrasi dan Komuniti* (在民主與社群中的馬來民族概念), 1945-4950, Kuala Lumpur: Penang Institute & SIRD, 2017.
23. Fatimah Yaacob, *Natrah (1937-2009): Cinta, Rusuhan, Air Mata* (娜拉·愛·暴動·淚水), Malaysia: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 2010.
24. Hussein Mutalib, *Melayu Singapura: Sebagai Kaum Minoriti dan Muslim Dalam Sebuah Negeri Global* (新加坡馬來人：在一個世界性國家的少數族群及穆斯林), Kuala Lumpur: SIRD & NUS, 2015.
  25. Isa Kamari, *Satu Bumi* (一片熱土), Kuala Lumpur: Ameenbook, 1998.
  26. Isa Kamari, *Rawa—Tragedi Pulau Batu Puteh* (刺哇——白礁島悲劇), Kuala Lumpur: Ameenbook, 2009.

## 二、期刊論文

1. 賴啟健：〈實里達人〉，《熱帶》半月刊，第 12 期（2017 年 6 月），頁 104-105。
2. 魏月萍客座主編：〈馬來亞與印尼：群島的多元思想與疆界空間〉專號，《人間思想》，第 16 期（2017 年 10 月號），頁 52-61。
3. 魏月萍：〈馬來馬共、伊斯蘭，及其多重的思想世界〉，《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1 期（2018 年 5 月），頁 67-87。
4. 魏月萍：〈族群政治與宗教暴力：馬來西亞宗教多元論的實踐困境〉，《哲學與文化》，第 40 卷第 2 期（2013 年 2 月），頁 3-19。
5. 魏月萍：〈馬來馬共的歷史論述與制約〉，《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4 期（2011 年 3 月），頁 1-23。
6. Mohamed Salleh Lamry, Translated by Isrizal Mohamed Isa, “A History of the Tenth Regiment’s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6 no. 1, March 2015, pp.42-55.
7. Noraini Md Yusof, Ruzy Suliza Hashim, “History into Fiction: Re-

visioning the past in Isa Kamari Novel, *Atas Cinta Name*”, *Malay Literature*, volume 23, Number 2, December 2010.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pp.1-17.

8. Sohaimi Abdul Aziz, The Secess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Satu Bumi, *Malay Literature*, vol. 27 no. 1, June 2014, pp. 53-71.

### 三、網路資料

1.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991\\_2010-03-26.html](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991_2010-03-26.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
2. 陳妙華：〈新加坡馬來人看「我也是馬來人」的含義〉，《聯合早報》，(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54/node633919>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